

杨啸短篇小说集



内 容 简 介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三十一篇小说,是从作者二十多年来创作的较优秀的作品中选编的。这些散发着浓郁泥土气息的作品,从不同的生活侧面,真实鲜明地记录了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犹如一幅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生动地描绘出从桃红柳绿的冀中平原到鸟语花香的内蒙古大草原波澜壮阔的社会图景,深刻地反映了新的生活和斗争,热情歌颂了新的人物和风尚。

所收作品格调清新,语言朴实,表现手法简炼,艺术技巧新颖。读起来亲切感人,耐人寻味。

杨 啸 短 篇 小 说 集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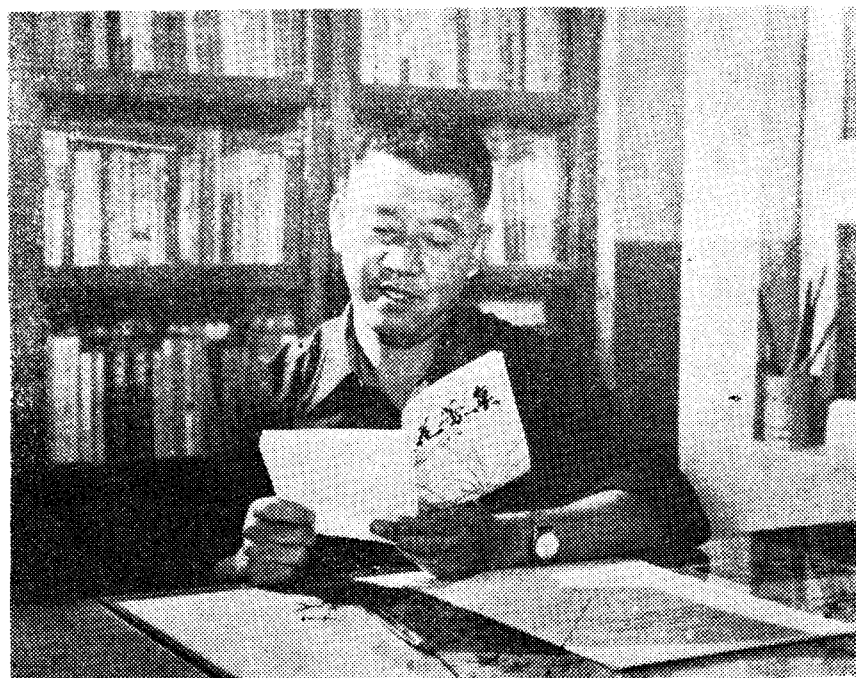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字数:259千 插页:1

1981年3月第一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800册

统一书号:10 089·204 每册:0.82元



楊嘯

小 传

杨啸，汉族，1936年11月20日生于河北省肃宁县西甘河村。少年时代，只读了三年小学，便因家贫辍学。十一岁开始做童工。解放后，又入学读书。五十年代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写小说、诗歌和儿童文学。1957年到内蒙古工作。1960年至1965年，在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学习并从事创作。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副主席。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笛声》、《火苗》；儿童文学短篇故事集：《小山子的故事》、《荷花满淀》、《青翠的松苗》、《花蕾集》；长篇叙事诗：《草原上的鹰》；儿童短诗集：《冬冬的故事》；中篇小说：《红雨》（译成了英、法、德、日、朝五种外文和蒙、维两种少数民族文字；和崔嵬合作改编为电影剧本，拍成了彩色故事影片）、《绿风》（译成了蒙文）、《友谊的种子》、《心灵的花朵》等。

目 次

一家人.....	(1)
姐 妹.....	(8)
姑娘和汽车司机.....	(17)
二表哥的喜事.....	(23)
春 节.....	(30)
巧 遇.....	(37)
老 张.....	(46)
二访李金花.....	(55)
秋嫂子.....	(69)
在草原上.....	(78)
早晨的太阳.....	(84)
火 种.....	(94)
杏 林.....	(100)
红杏枝头.....	(109)
杏 花.....	(118)
收公粮.....	(126)
红果峪.....	(134)
抽水机在歌唱.....	(142)
信.....	(153)
针医轶事.....	(168)
松大伯.....	(179)
爱 情.....	(186)
百眼井.....	(194)

新桃花源记.....	(208)
三十年间.....	(218)
两个年轻人和窃贼.....	(232)
爷爷当选了副业队长.....	(243)
信 心.....	(252)
重 担.....	(267)
抉 择.....	(277)
亲 人.....	(297)
后 记.....	(319)

一家人

过门没有半个月，秀芝就当上了民校教员。

她婆家是柳林庄。这村里的民校搞得很好，学员多，情绪高，连胡子扎煞的老头和满头白发的老婆儿们，都拿着新买的识字课本来听课。秀芝的婆婆就是个学习文化的积极分子。你看嘛！她是生产小组长，又是社务委员，工作是够多的了；再加上一些家里零七碎八的家务事，像鸡呀，鸭呀，鹅呀，猪呀的，也都得照管。可是她从来不缺课。就是刮风下雨，也总要走在人们头里。只有遇到开会什么的，非耽误课不可了她才请假，并且以后一定要找教员补课。书本嘛，总是带在身边，一有工夫就掏出来念。

村里学习文化的高潮，已经轰轰烈烈地形成了。可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人，全都劲头那么足。不热心学习的人也还是有。说起来真巧，秀芝的公公王老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王老明嘛，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在社里当着生产队长。工作上很能干，劳动上也吃得苦，生产上是把好手，就是学习文化不积极。他虽然吃过不少没文化的苦头，可是总认为自己老了，脑子笨，装的杂事又太多，学了也记不住。因此，每每到民校上课时，他常常是借故躲掉；即使去了，也是心不在焉，一面听讲，一面考虑队里的事情。最严重的是这一回，老婆子又硬拽他来上课，他身子虽坐在课堂上，心可早跑了。儿媳妇在上面讲课，他却在下面盘算着地里的庄稼：哪块谷子该锄了，哪块棉花该收拾了，哪块地该追肥了，追多少等等。盘算着，盘算着，不知怎的竟魂儿出了窍，眼一合，打起呼噜来了。惹得学员们哄堂大笑……

秀芝因为是刚过门的媳妇，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只是冲着人们红着脸笑笑。王老明被人们笑醒了，揉着惺忪的睡眼，老婆子在一旁狠狠地瞪了他几眼。

散了学，公公到社里去了，秀芝和婆婆一同回家；走进院子，刚要进自己屋，婆婆叫住了她：“秀芝，我求你办点事行不行？”

秀芝忙说：“哈！看俺娘！什么事呀？还说什么‘求’呀‘请’的！”

婆婆说：“你先说行不行，我再告诉你。”

秀芝笑着说：“行！你说吧！”

婆婆说：“我想要给黑板报送篇稿子，求你给写写。”

秀芝连忙说：“行。那有什么！”她这个高小毕业生，青年团宣传委员，对写黑板报稿子可不外行，以前在娘家，也经常写呢。她对婆婆说：“说吧！娘，写什么！”

“就写篇批评那个老东西的稿子！批评他不好好学文化！”

“批评俺爹？”听婆婆说要出黑板报批评公公，秀芝有点愣了。她觉得这事有意思，同时又有点难为情。可不是嘛，刚过门的儿媳妇，编黑板报稿子批评公公，尽管是婆婆的主意吧，但到底是要由她来动手编词儿呀！她沉吟了一下说：“娘，我，我恐怕写不好，是不是等他回来让他替你写？”这个聪明的新媳妇，要把这件尴尬事推给丈夫青林做。

婆婆却坚持说：“不，就你写吧！他毛手毛脚的，写不好。”婆婆好像猜透了她的心思，又笑着说：“你写吧，我不说是你替我写的，我给你‘保密’！”

“嘻！”秀芝向婆婆一笑，算是答应了。

“可要写尖锐点！”婆婆说。“尖锐”这个词儿，是婆婆新学会的。“要多带点‘刺儿’，要不他会当耳旁风。”

“嘻！”秀芝又忍不住笑了。

俩人进屋，点着灯，拿出笔和纸，婆婆把要说的话告诉了

她，秀芝开始编写。一面写，一面念给婆婆听：

生产队长王老明，
学习文化不用功，
借口人老脑子笨，
说什么学也学不成；
常常旷课不请假，
即使到校也不听，
忘了带书是常事，
布置作业完不成；
今天晚上更严重，
竟在课堂放鼾声，
惹得人们哄堂笑，
搅得课堂不安宁。

写到这里，婆婆赞许地笑着说：“对！就是这么写！这都是他办的那丢人事儿，你这么一编呀，又顺溜又好听！”

秀芝笑了笑，又写：

王老明呀王老明，
思想保守是典型，
并不是什么“学不会”，
只因思想没搞通；
请看东邻张大妈，
请看大爷王老英，
年岁都要比你大，
学习文化真用功，
记下生字八百五，
会念会写能讲通；
再看你老伴孙玉蓉，

五十岁也挂了零，
学习劲头冲天大，
全校能数第一名！

写到这里，婆婆笑着忙拦住她：“看你这孩子，怎么表扬起我来了？快勾了！”

秀芝笑着说：“没好的显不出赖的来，这是对比。”

“对比？不是已经和你张大娘和王大爷比了吗？这是我出的黑板报稿啊！那不成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吗？”

秀芝笑了笑，觉得婆婆说的也对，把后面四行勾了去，又写：

王老明呀王老明，
扫盲的意义你要认清！
没文化的睁眼睛，
革命重担怎担承？
党来号召学文化，
你应带头来响应！
怎能这样死落后，
难道你就不脸红？
今天这里提批评，
希望你从今要改正！
努力用功学文化，
做民校的好学生！

刚刚写完，丈夫青林从外面跑回来了：“哈！你们写的什么呀？”他凑过来看了一遍，“嘿！这稿子写得好啊。来，我去给抄吧！”

秀芝巴不得让他抄。因为，街上的那黑板报，团支部分工由秀芝来办。最近两期的稿子，都是由她往上抄写的。这篇稿子，她正不愿在黑板上露出自己的笔迹呢。

于是，秀芝连忙说道：

“好！你去抄吧，我给你提马灯照明！”

说罢，秀芝连忙把马灯找出来，点着，又拿上几支粉笔和黑板擦子；让青林把编好的黑板报稿带上，两个人就一起走了出去。

黑板报就在他们家门外的墙上，出门就到。

秀芝把马灯交给青林提着，自己用黑板擦擦掉了上一期的黑板报；接着，又很利索地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一幅黑板报的报头画；然后，就从青林手里接过马灯，把粉笔交给青林，让他往黑板上抄稿子。

青林便很麻利地抄了起来。

稿子抄完了。青林又在后面写上“提意见人”几个字，下面写上了娘的名字；又在后面写了“代编稿子人”几个字；秀芝一看，忙拦住他，说：“你写这个干嘛？娘不让说是我编的！”

“提意见嘛，又不是偷东西，干嘛那么前怕狼后怕虎的？”青林笑着说。

“不，俺不让你写嘛！”秀芝着急地抓住他的手腕子。

“为什么不让写？”

“就是不让写嘛！”

“我看还是写上好！”

“不嘛！”

“为啥？”

不知什么时候，娘已经出来，站在他们身后，看着他们抄稿子哩。这时，就对青林说：“不让你写就是不让你写呗！你瞎捣什么乱？”

青林看了看娘，随后诡秘地笑了笑说：“好，服从命令！”

……

第二天清早，秀芝在院里做饭，听到街上有人议论：

“哈，咱们老队长挨批评啦！”

“要说咱们老队长，别的都好，可就是学文化不用功。”

“嘿！老婆子批评，儿媳妇编稿子！”

“哈哈哈哈哈！……”

秀芝听了一愣：“他们怎么知道稿子是我编的呀？”

等到烧住了火，她赶紧跑到街上一看：只见，黑板报旁还围着一群人，在指手划脚地哈哈笑着议论；黑板报上“代编稿子人”几个字的后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她的名字：“李秀芝”。哎呀，我的天！这个捣乱鬼，不知什么时候，到底又把名字给写上去了！

她走回来，红着脸，撅着个嘴。青林却向着她只是笑。

过了一会儿，只见老头儿回来了，沉着个脸，像在生谁的气。

“真是气死人！”老头儿说着，一屁股坐在台阶上。

秀芝心里直跳。她想，公公一定是为黑板报的事生气了。她捉摸着：如果公公发起脾气来怎么办？是给他解释呢？是跟他讲道理呢？还是不作声呢？

过了一会儿，老头儿气汹汹地到屋里去了。

青林可知道底细，还是向着她笑，并且故意吓唬她，低声说：

“瞧！爹脾气可大呢！”

她狠狠地瞪了青林一眼：“大吧，我反正又没作什么错事。”

只听老头儿在屋里喊：“秀芝，你来！”

秀芝一惊，红着脸向屋里走去。心里说：“先跟你解释，再跟你讲道理，你是共产党员，反正……”

走到屋里，她问公公：“什么事，爹？”不知怎的，心情倒平静多了。

“给我提意见的那篇黑板报稿是你编的？”

“是，那是娘让编的。”

老头儿没接下去说，却说：“你看刘满囤家老婆多气人！使社里驴磨面，往死里赶，拿木棒把驴身子都打破了。这种人真没一点社会主义思想！”秀芝心里莫名其妙，不知老头儿为什么要

跟她说这个。老头儿停了一下又说：“我看你编黑板报倒真有两下子，你替我也写一篇，狠狠地批评批评她！”

“嗯。”秀芝答应了。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公公生气原来是为这个。她说：“爹，吃过饭再写吧！饭熟了。”说罢，刚要往外走，公公又叫住了她。

“还有哩！”公公的脸色显然和缓下来了，还带着几分笑意：“你和你娘对我的批评很对，你再替我写一篇，说我接受批评，保证改正！”

“好！”秀芝笑着跑出了屋子。

青林故意问她：“怎么样？挨克了吧！”

她瞪了他一眼，笑着说：“死鬼，净你作弄人！”

一九五八年五月

姐 妹

秀芝正在百货摊上挑一个红皮笔记本，忽听背后有人叫她。她回头一看，是姐姐秀兰。她高兴地赶紧转回身抓住姐姐的手，说：“哎呀，姐，你也来上庙啦？”

姐姐说：“嗯。今儿个你姐夫没空，我想来给孩子们扯点布。”

秀芝说：“你怎么不把孩子们带来？一年价你也不出个门，把孩子们也闷在家里，庙会啦，还不把他们领来逛逛！”

姐姐说：“唉，怪麻烦的，来了吧，那些东西又不懂个事儿，就知道吵着闹着的花钱。”

庙会上人多，熙熙攘攘，拥拥挤挤，姐妹俩不便多谈。秀芝买了那红皮笔记本，又买了一支花杆金星笔，一个手电筒和两节电池，就拉着姐姐向西面的纱布门市部走去。

姐姐今年二十八岁了，可是看上去倒像有三十四五的样子。只见她下身穿一条黑洋布裤子，上身穿一件半新的海昌蓝褂子，头发盘在后脑上，结成一个半圆的髻儿，虽然是两只大眼，但却没有多少光彩，并且在眼角上，已经爬上了些不大十分明显的皱纹。

秀芝和姐姐已经两年不见了。

说起来，姐姐的婆家，离娘家倒也不算远。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几里地吧。可是姐姐自打过了门，除了头二年每逢节下到娘家躲躲节以外，娘家的门可就很少登。后来，有了孩子，成了老媳妇，节也用不着躲了，就更不到娘家来啦。在前二年，秀芝

有时还到姐家去看看，但自打她高小毕业以后，在村里担任了工作，后来又成了团支部的委员，整天价忙得脚不沾地，也就顾不上到姐家去了。秀芝结婚的时候，娘给姐捎了几次口信，让她领上孩子们回来，参加妹妹的婚礼，她当时倒也答应了，可是事到临头，又实在脱不开身，终于没有来成。

什么事使姐姐这么忙呢？说起来倒也简单，只不过是进了婆婆家的一个“家”。这个家呀，就像那结实的茧子一样，算把姐姐的身子给缠紧啦。

姐姐的婆家，是个老中农。婆婆挺封建，满脑袋净是些老理儿。自从媳妇过了门，她就端起了婆婆架子，把一摊子家务事，通通搁在了媳妇的肩上。一个不对心思，还要摔盘子馊碗地发脾气。男人呢，倒是个能干的人，膀大腰粗，庄稼活上算个把式。只是心眼过于老实，他妈说什么听什么，自己没个主意。

要说嘛，在娘家的时候，这秀兰在姐妹群里可是个聪明、伶俐、能干的姑娘。可是过了门，偏偏遇上了这厉害婆婆。她为了在婆家不担不好，要落下个“听话”、“懂理儿”的“好媳妇”的名儿，就一切听从婆婆啦。这样，家务担子一下子就都落在了她的身上：拆呀，洗呀，缝呀，补呀，碾米呀，磨面呀，刷锅呀，做饭呀，喂鸡呀，喂鸭呀，……整天价忙得团团转。就这样，在婆婆面前，可也落不下个好儿。不是这不好啦，就是那不对啦，婆婆整天价耷拉着个脸，不是嘟囔就是“趑摔”。秀兰呢，在婆婆面前，简直连说话也不敢高声。后来，有了孩子，整天价日吵夜闹，吱哇怪叫的，就更是火上浇油啦。就这样，渐渐地把一个精明、伶俐的姑娘，变成个整天价忙忙碌碌、只认得“炕上针线、怀里娃，灶火坑里掏灰耙”的女人了。

农业社成立以后，虽然有人几次劝她下地参加劳动，但是由于婆婆的反对，并且她自己也觉得无力跳出这家务的圈子，所以也一直没有出去，仍然是整天价忙碌在碾磨锅灶旁边。

秀芝看姐姐这二年来显得更苍老了，心里不由一阵难过。她

决定今天要把姐姐叫到自己家去，和姐姐好好谈一谈心。

秀芝和姐姐走进纱布门市部。买布的人很多。姑娘们，媳妇们，说着，笑着，挑选着自己心爱的花色。姐姐先挑了一块紫地粉花的，扯了八尺，准备给女儿小娟和儿子小柱一人做件花衫子；她又选中了一块阴丹士林，不住地夸颜色好，舍不得放下。秀芝见她挺稀罕，就说：“扯上几尺吧，你做个褂子挺好看！”可是姐姐苦笑了一下说：“唉，没钱了。来的时候，她奶奶就给了五块钱。”秀芝说：“不怕，我这里有。”说着，把布拉过来，对售货员说：“来，扯七尺。”

姐妹俩扯完了布，又在庙会上转了转，天就快晌午了。

秀芝对姐姐说：“姐，到我家去吧，我家离这儿近。”

姐说：“不，我得回去，家里还有一摊子事等着我哩。回去得晚了，他奶奶又该发脾气啦。”

秀芝说：“哎呀，你整天价忙，忙，有什么大事呀？我不信就忙得喘不过气来。人家谁家没点家务事啊，可人家谁也不像你那么忙！难道你没娶去的时候，他们就不过日子吗？哼，说实话，你婆婆那个劲头哇，我可真有点看不惯！”

姐姐苦笑了一下说：“唉，那有什么法子。”

“哼，有什么法子？跟她那老脑筋斗争！和她讲理，家务事她也该分担些，不能都压在你肩上。你今几个到俺们家去看看，你看俺们一家子是怎么过日子的！走吧，咱们二年多没在一块儿好好拉过话啦。”

姐姐没有参加妹妹的婚礼，早就觉得抱歉呢，又经妹妹这么一说，心里就有点活动了，沉吟了一下说：“那我就找个俺村里的人，给家里捎个话去，免得他们惦记着。”

“好”。

姐妹俩正说着，正好不远处走过一个姐家村里的人，姐就忙唤住他，把要到妹妹家去的话对他说了，姐妹俩就相跟着离开了庙会。

走着，秀芝说：“姐，这二年，你可显得老多了。”

姐叹口气说：“唉，整天价没个舒心的时候，还能不老！”

秀芝说：“你真是，人家都在革命的路上向前飞跑，你可总是把自己憋闷在家里，那怎么会舒心呢！你看我们：劳动的时候，大伙儿在一起，热热闹闹，说说笑笑；闲下来的时候，开会、宣传、扫盲、排戏……整天价高高兴兴，乐乐呵呵，那真是不知道什么是个愁。”

“唉，我哪能跟你比？你不看俺那一家子！”

“你那一家子怎么啦？我看，俺姐夫是个能干的；小娟她奶奶吧，又不是太老，一些家务事她也能干嘛；小娟和小柱吧，也不是那么太累手累脚的啦，让他奶奶看着点还不行吗？你怎么就出不了那个家呢？”

姐又叹口气说：“唉，你光说，哪里做得到啊？孩子，人家根本就不给看；家务，人家更是大甩手。还不就缠住了我？唉，可你不知道，难啊！”

秀芝说：“你呀，总是难，难，有困难克服嘛！家务，好好地安排安排；你婆婆阻挡，就跟她的落后思想斗争。再不行找村里的干部帮助你。姐，这可不是小事呀！难道你就让这一辈子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吗？”

姐姐为难地说：“你总说斗争，斗争，那不闹得一家子不和，不让人家外人笑话吗？”

秀芝说：“其实斗争也不一定非是打架、拌嘴，主要是你要坚持原则，不合理的事不能随着。实际上嘛，也只有这样，一家子才能更好地团结呢。要说，俺们一家子该是挺和睦的啦吧？可是，俺们一家子中间，也常有斗争呢！”

姐姐好奇地问：“你们有什么斗争啊？”

“比方说：前些日子，青林领导着一伙年轻人修放水闸，由于粗枝大叶，有一部分修得不合规格，结果这一部分需要返工，闹得浪费了人力，耽误了时间。你知道，俺公公是生产队长，见